

方法论·情志论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La passion de l'âme

[法国] 勒内·笛卡尔 / 著 郑文彬 / 译



方法论·情志论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La passion de l'âme

[法国] 勒内·笛卡尔 / 著 郑文彬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法论·情志论 / (法) 笛卡尔 (Descartes, R.) 著;
郑文彬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5
(译林人文精选)
ISBN 978-7-5447-2589-7

I. ①方… II. ①笛… ②郑…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IV. ①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3765 号

书 名 方法论·情志论
作 者 [法国] 勒内·笛卡尔
译 者 郑文彬
责任编辑 江蕾 宋旻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字 数 112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89-7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导 读

还是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学习时,因为专业的需要,因写论文《论拉美特利的心灵论》的需要,我才知道笛卡尔的大名,知道其“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拉美特利是位医生,用唯物主义解释人的生理,把人的身体看作一架机器。而他的这一观点,正来自笛卡尔。为写论文,我只好去拜读笛卡尔的著作,如《方法论》、《哲学原理》、《沉思集》、《形而上学的沉思》等等。一接触笛卡尔,立刻就喜爱上了。因为其所讲的道理清楚明白,引人入胜。读了笛卡尔的书,知道了他是十七世纪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知道了他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先河,知道了其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笛卡尔把世界分为两个,一个是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在精神世界里,是那些清晰自明的天赋观念主导一切;在物质世界里,则是物质的自然法则起作用。为解释物质世界的运转,笛卡尔给物质规定了性质——广延。笛卡尔试图解释一切,而这正是哲学的功用。他解释人的生理现象,用血液循环、心脏跳动解释人体的运动;他解释光、气象,著有《屈光学》、《气象学》等等。笛卡尔以其理性主义——我思来解释世间的一切,试图用人的理性来代替上帝的权威,以科学来代替经院哲学的谬误。人站到了上帝的位置上,人本身的幸福是人生的目标。笛卡尔雄心勃勃,他要

摧毁旧世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思维的清晰性是最高原则,科学是发现物质世界真理的钥匙。笛卡尔的哲学,是越来越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心声。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资产阶级终于要登堂入室,要改变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了。

“我思故我在”,西方哲学史上震惊世界的一声霹雳,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声冲天呐喊!自此,人类近代思想史意义上的“我”便横空出世,要为世界立法,为思想指路了。

哲学是什么?记得当年一位丹麦哲学家在讲座上说,哲学便是人在不断地提出世界万事万物“为什么”之后,那个最后的“为什么”,世界万事万物的道理之后的最后的道理,一切为什么的为什么,一切道理的道理,那个最基本的道理。

哲学是什么?当年贺麟老先生说,人存于世,要为自己找出安身立命之地。说到底,哲学是关系之学。人来到世上,自然而然要问自己,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我自己存在的根据是什么?世界存在的根据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面对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何建立、如何运作的,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哲学要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一个确定的答案。

从最终的决定意义上来讲,依照哲学流派的主张,基本可以将他们的学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这只是从最终的决定论意义上而言。

从哲学形式的意义上讲,大部分哲学学说属于唯心主义,小部分属于唯物主义。因为从人的思想本性上讲,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人的精神能力非凡、高尚,不可能来自卑贱、低下的物质,而只能来自上帝,来自永恒的心灵或精神实体;而唯物主义则确

信,人的精神能力来自人的感觉,来自人的身体,精神最终源于物质。

从以上几个标准看,笛卡尔的哲学属于唯心主义。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出生于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聪颖异常,对万事万物充满强烈的好奇,一心想找出世界万物的最后根据。笛卡尔博览群书,尤其喜爱数学,喜爱几何学,是伟大的数学家。因为精通数学,特别是喜欢几何学清晰明白的原则,厌恶当时在学校教授的、世上通行的经院哲学原则,所以笛卡尔下决心要为哲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可靠的根据,即像几何学那样清晰明白的演绎规则。

从哲学的出发点看,欧洲大陆哲学属于理性主义,属于演绎哲学。演绎哲学,即是从简单的几条原则出发,演绎出整个世界的框架结构;英国哲学则属于实践哲学,属于归纳哲学。英国人生活于海中孤岛之上,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所以任何事情都必须反复实验之后,方能相信。由此,英国成为实验哲学、实验科学的发源地。归纳哲学的方向与演绎哲学正相反,是从缤纷万物走向那最后的几条原则。

为在哲学中找出像几何学原理一样清楚明白的原则,笛卡尔苦思冥想,痛苦异常。他在德国城市里的一间屋子里想啊,想啊,终于发现了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即“我思故我在”。因为笛卡尔是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已有的学说,尤其不相信经院哲学的胡说八道,因此他就怀疑一切,直至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上帝等等。但笛卡尔马上就意识到,在如此怀疑的同时,必定有一个怀疑的主体,他不可能不存在。由此,就有了“我思故我在”这一确定的、不言自明的原则。笛卡尔的方法论,即寻求这一第一哲学原理的方法步骤。

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一第一原理出发,构建了他的整

座宏伟的哲学大厦。

在笛卡尔看来,人类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只能来自于心灵,来自于这一永恒的、不变的、自在的、自我完善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因为感觉是混乱的、不清楚的、不可靠的,比如梦中的事物,所以人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感觉,而只能来自于那些天赋的、一直存在的、清晰自明的观念。

在物质世界里,是那些自然的原理在起作用。物质世界的运转,有着其自身的原则。物质用物质解释。

精神的原则是自明的原则,物质的特性是广延。精神与物质并行,两个世界不相通。于是,笛卡尔的哲学被认为是二元的,精神一元,物质一元。

笛卡尔哲学的进步意义在于:第一,他为思想确立了主体原则,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宣布人的思想为思想的第一原则,而非上帝,尽管他本人依然宣称上帝为思想的第一原则;第二,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从精神世界中剥离出来,认为物质世界有其自身的原则,不受上帝的支配;如此,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均摆脱了上帝的控制。笛卡尔因此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开创近代先河的第一人。用黑格尔的话说,自此,人倒立,以自己的脑袋,以自己的思想支撑世界的历史进程。人成为自身的原则,思想成为思想的原则。

当代哲学认为,并非“我思故我在”,而是相反,“我在故我思”。首先,我存在,然后我才思想。或者说,首先人是一个物质性存在,然后才可能思想。

世界是一元的吗?是可以以“一”贯之的吗?是的,从最终意义上讲,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在最终意义上,在什么最终决定一切的意义讲,世界是决定论的。但在确定了最终意义上的物质决定论之后,人的世界是一个精神与物质相互决定、

相互作用的世界。在人的世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有相互决定的痕迹,或者说,人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世界。

笛卡尔哲学的进步意义在于其二元论,局限性亦在于二元论,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假如笛卡尔将两个世界打通,他会是一个更伟大的哲学家吗?

一言以蔽之,笛卡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后世若仔细研读其碑文,或将受益匪浅。

郑文彬

目 录

方法论	1
情志论	53

方法论

为正确引导理性，
亦为在科学中寻求真理。

序

如果这本《方法论》一次读完显得过于冗长的话,可以将其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讲对科学的种种考察;第二部分谈作者所寻求方法的主要规则;第三部分说的是作者从这一方法引出的几条道德准则;第四部分讨论作者借以证明上帝存在、人的心灵存在的根据,要知道,上帝存在、人的心灵存在,正是其全部形而上学的基础;第五部分展示作者探寻物理问题的次序,尤其是对心灵运动的解释,以及对属于医学的另外几个难题的解释,然后是我们的心灵与动物心灵之间的不同;最后一部分交代一下,是什么东西让作者觉得是必须的,以使作者能够在其对自然的研究中,获得他未曾有过的更大进展,以及是哪些原因促使作者写下本书的。

第一部分

心智是这世界上人人都享有的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心智，所以连那些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极难满足的人，也会对自己的心智感到满意。在这一点上，所有人几乎都是如此；或者应该这么说，判断的能力，区分好坏的能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智，或理性，在所有人那里自然都是一样的；因此，人们意见不一，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富于心智，而仅仅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路径不同，以及考虑的不是同一些东西罢了。因为，仅有健全的心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把它用好。最伟大的心灵既可以最为邪恶，亦可以最具美德；那些走得很慢的人，只要他们一直沿着直路走，就能比那些跑着的，但却离开直路的人快很多。

至于我，我从不认为我的才智高于众人：尽管我常常奢望能像某些人一样有敏捷的思维、清晰且明白的想象，或广阔而即现的记忆。我知道唯有这些品质能使理智更为完善：因为，对于理性或理智来说，它是唯一使人成为人，或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的东西，我愿意在这点上遵从哲学家们的共同看法。他们说，理性只在极个别的人那里有或多或少的区别，而对同一类个体而言，其形式或本质则毫无分别。

但是我敢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从年轻时起,就走对了路,学会了推论和某些准则。从这些东西出发,我形成了一种方法,通过这一方法,我好像逐步增加了认识,并一点一点地达到我平庸的才智以及短暂的生命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点。因为我已经采到了这样的果实,尽管我对自己的评价总是倾向于怀疑,而不敢自负。尽管以哲学家的眼光看所有人的各种活动和举动,它们中几乎没有令我觉得徒劳无益的,但我依然对自己在寻求真理方面已经获得的进步感到极其满意,并且对未来抱有如是希望,即假如在人的各种事务中真有什么特别有益和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我敢说那就是我所选定的。

然而我有可能弄错,或许我把铜和玻璃当做金子和钻石了。我知道在牵扯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容易出错,也明白当朋友支持我们的时候,他们的意见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我仍然很乐意在本书中向你们展示我所走过的路,并像绘画一样描述我的生活,以使你们每个人都能做出判断。从大众的意见中获取看法,这将会是我通常使用的方法以外的一个新的学习方法。

如此,我的目的并非在此教给人们一种正确运用理性的方法;而仅仅是表明,我曾怎样努力运用我自己的理性。那些炮制概念的人应当认为自己比那些接受概念的人高明,哪怕他们在最小的一件事情上搞错,都应受到指责。可是本书只是介绍给读者一个故事或一则寓言,除了那些可供效仿的例子,人们也许能在其中找到一些有理由不赞同的东西。我期望它会惠及一些人,同时又不伤害任何人,愿所有人都感念我的坦诚。

我自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极渴望学习那些人们告诉我的、可以按照他们的方法获得的、有益于生活的、明白且可靠的知识。可是当我完成所有这些学习过程,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时,我的想法却全变了。皆因我对如此之多的怀

疑和错误困惑不已,以致觉得在努力学习后,我没有什么别的收获,只是越来越发现了自己的无知。然而我身处于欧洲最著名的一所学校,如果普天之下,有某个地方有博学之人的话,那么这所学校就该是这么个地方。我在此学了其他人在那里学的所有东西;甚至因为不满足于人们所教授的知识,我涉猎了所有能弄到手的、涉及据说最令人惊奇和最稀有学问的书。因为这事,我知道了别人对我的评价;我知道他们一点也不认为我比我的同学差,尽管他们中的几位已被指定承接老师的衣钵。我们的年代看起来跟以前的任何年代一样繁花似锦,不乏有识之士。这使得我可以自由评判所有其他人,并认为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我之前期望看到的。

然而我那时却很欣赏人们在学校里做的事情。我知道在学校里学的语言,对于理解古代典籍是必要的;可爱的寓言故事唤醒智力;历史中的那些伟大事件提高智力,而且因为是审慎地读,所以它们帮助形成判断;阅读好书就像是同逝去时光里的作者、最真诚之人对话,这对话充满智慧。在其中,前人只向我们展示其最好的思想;雄辩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与美;诗歌的细腻与柔情令人心醉神迷;数学发明精致无比,既可用于来满足好奇心,亦可用于促进所有艺术并减轻人的劳作;那些探讨品行的著作含有许多极为有益的教导和告诫;神学教导人们升上天堂;哲学授人以煞有介事地谈论所有事情的诀窍,并让那些不那么博学的人崇拜你;法学、医学和其他学问一道,为钻研者带来荣誉与财富;最后,最好对它们认真检验,甚至那些最为人所迷信和最为错误的学问也不放过,以知晓其真正的价值,谨防受骗。

可是我想我已为语言学习付出了相当时光;同样为古籍学习,为历史、为寓言付出了相当时日。因为同过去年代的人对话,跟旅行几乎没什么两样,最好知道一些各地的风俗习惯,以

便正确评价我们自己的。我们并不像那些什么也没见过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认为所有与我们相反的风俗可笑且无理性;可当人用过多的时间旅行时,他最后在自己的国家里就变成了外国人;而当人对过去时光里的东西过于好奇时,那么他对当下正发生的事情就茫然无知了,除了那些寓言使人认为许多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是可能的之外;即使最真实的历史,假使它们既不改变亦不提高事情的价值,以增加其可读性,或至少总是去掉最下等和不那么光鲜的场景,那么,剩下的东西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那些按照从中抽取的典范改变其风俗的人,容易掉进小说中帕拉丁^①的浮夸里,并设想些超出他们能力的计划。

我特别看重口才,也喜爱诗歌;但我想它们两者都是与生俱来的才能,而非学习的结果;那些极善推理之人,极长于厘清其思想以使之明白易懂之人,总能使人们信服其提出的观点,尽管他们说出的粗俗下等的布列塔尼话,尽管他们从未学过修辞学;那些会讲最令人愉快的虚构故事之人,那些知道以最美的修饰和柔情将之表达出来的人,不失为顶尖的诗人,尽管他们对诗艺一无所知。

我尤其醉心于数学,因其确定性和推理的自明性。但我还没有注意到其真正的用途,只想到将它用于机械技艺。我很吃惊地看到,尽管其根基如此坚固、结实,人们却未在上面建任何更高的东西。相反,我将古代异教徒那些论及风俗的著作比作极为豪华壮丽的宫殿,只不过它们是建立在沙子和泥之上的;他们将美德捧得极高,使它们看起来高于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却没有足够的教导以使人认识它们。他们以极美的名字称呼的东西,实际往往只不过是冷漠,或傲慢,或失望,或弑君、弑父母。

① 中世纪骑士的代名词。——译注

我尊重我们的神学,认为任何其他神学都无法教人步入天堂;但当得知天堂之路无论对无知之人,还是对博学之人,都一样开放,指引我们升天的天启真理高于我们的理解力时,我就不敢将它们置于我孱弱的理性之下了。我想,要着手检验它们并取得成功,还需上天的某种特别帮助,且要高于凡人。

对于哲学,我无话可说,除了哲学自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经由最杰出人物的辛勤培育之后,却依然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处于争论中的,因此没有什么不是让人怀疑的之外。所以我根本就不敢指望在哲学中看到比其他学科更好的情况;考虑到对于同一件事情,许多博学之人却持极为不同的观点,而其中只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我几乎就要视所有那些只是看起来正确的东西为错的了。

其次,既然其他学科的原理都借自哲学,我断定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任何坚实的东西;它们所能带来的名也好,利也好,都不足以让我学习它们;因为,感谢上帝,我根本没觉得自己的境遇必须让我去做这样的学问以增加进项;而且尽管我不以犬儒主义式的蔑视荣耀为职业,但我依然不看重那些我压根儿不期望获得的虚名。最后,对于那些错误理论,我已经很清楚它们的价值,不会再轻易被炼金术士的胡诌、占星家的预言、巫师的蛊惑所骗,亦不会被任何一个以欺骗为职业的人的诡计或大话所骗。

这就是为什么一到能摆脱家庭教师束缚的年纪,我就完全放弃了古典文学的学习。因为决心不再寻求别的学问,而只访求那些能在自己心里或在世界这本大书中找到的学问,于是我使用余下的青春年华去旅行了,去看河流,看军队,去拜访不同性情、不同地位的人,去搜集各种经验,去在各种偶然境遇中证实自己,去思考那些我能从中获得益处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比